



## 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宗璞的小说：《东藏记》第四章（5-6）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宗璞

[单位]

[摘要] 子蔚只管看一个玻璃瓶。一会，他望住峨清秀的年轻的，说：“峨，你对我这样信任，我很感谢。希望你也能信我说的话。你的父亲从国外留学回来，一年后你出生。”

[关键词] 南阳作家群;宗璞;小说;《东藏记》;第四章

第四章（5）子蔚只管看一个玻璃瓶。一会，他望住峨清秀的年轻的，说：“峨，你对我这样信任，我很感谢。希望你也能信我说的话。你的父亲从国外留学回来，一年后你出生。我那时在明仑做学生，亲眼见你的母亲穿着宽大的衣服在校园里散步。我还没有资格参加你的满月酒，但确知道孟先生得了女儿。你可以问你的姨母，——或者，你可以问秦太太，谢方立。她从你没有出生就认识你，我相信她的话和我的是一样的。”峨一直半低着头，这时不觉叹息了一声。这回答是她所期望的。她早有信念在心底，她是孟家人。但是阴影很可怕，阴影会吃掉真实。她感谢萧先生拭去阴影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几乎要把第二个问题提出来。飞机隆隆的声音迫近了，似是绕着城飞。他们都不觉看着房顶，看它会不会塌下来。飞机去了，没有炸弹。峨心里巴不得来一个炸弹，把她和萧伯伯一起炸死。子蔚推开门，看见天空中几个黑点愈来愈远。对峨说：“敌机也许还会回来，你还是到后山躲一下才好。”峨心想，这是赶我呢，便说：“谢谢您告诉我。”一面往外走。子蔚皱眉，说：“停一下，峨，你到底信不信呢？”“我怎么不信？我信的。”“你本来就是孟樾和吕碧初的女儿！好好地孝敬他们。不要再想那没来由的编造，那实在很可笑。这些年一个无知仆妇的话，影响了你的生活，真不值得——可也由于你的性格有些古怪才受到影响。”最后一句话子蔚没有说出来。“我知道了。”峨含糊地说。“要为你的国，你的家和你自己争荣耀！这荣耀不是名和利，而是你的能力的表现，你整个人的完成，还有你和众生万物的相通和理解。”子蔚停住了。沉思片刻，问：“我可以把这事告诉你的父母吗？”无边的寂静使两个人都感到压抑。峨想了一下，摇摇头，她情愿有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。峨的尖下巴轻轻抖动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子蔚不等她说话，先说道：“应该告诉他们。你首先要和父母互相理解。不了解情况，怎么能让他们懂得你？你又怎么能懂得他们？”峨弯了弯身，像是同意，退出了。她向后山跑去，路上见有些跑警报的人已经往回走了。她不理有些人的招呼，自己跑到一棵树下坐了，要理一理纷乱的心。她先哭了一阵，让眼泪畅快地流下来，连身上也觉轻了许多。而且这重压是萧先生帮助移去的。她几乎庆幸自己有这个秘密，可以说给他，可以听他说，可以与他分享。树侧有小溪潺潺流过，她把手帕浸湿，拭去泪痕。在清澈的水上，她看见萧伯伯光润的脸面在晃动，似乎在向她笑。她心中涌起感谢。感谢她的父母，他们有这样好的朋友。——再去问秦伯母？绝不需要！萧伯伯的话抵得上千万人的证词。亲爱的娘，生我养我，还要为我烦恼，为我担心。峨很想抱住母亲，像崴常常做的，但她知道自己见了母亲，也不会伸出双臂的。峨最后一个回到宿舍，吴家馨和别的同学都笑，说，孟离已跑警报多认真！学年考试到来了，学生们无论用功不用功都感到压力。峨这次对考试特别认真，仔细地全面复习功课，那本是考试的目的。几周来，她虽没有回家，却觉得和家里近了，和同学们也近了，也和生物学近了，还有，和萧伯伯更近了。她在一种平静的心情中结束了一年的学习。假期第一周，有一个救护班，教授救护伤员的知识，以充任临时救护应付轰炸。峨和吴家馨都参加了。一个下午近黄昏时分，在一个本地大学的操场，人们听过讲解后，分成一个个小组进行实习。来参加的多是各大学高年级的学生，这时仍按学校分组。峨和吴家馨、何曼等人轮流充作伤员，让人包扎。峨的头绕满绷带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何曼说：“你的眼睛让白绷带一村，倒是很黑。”峨答道：“平时不黑么？”何曼不好答话。吴家馨道：“不了解孟离己的人，会以为她很尖刻，她是——”说着想不出词来，自己先笑了。峨道：“我替你说，是古怪。”眼睛一转，见四周白花花一片，都是缠着绷带的“伤员”。有人走来走去指点，心中暗想，学到的这点本事，千万不要派上用常除了包扎，还有编担架、抬伤员等项目，实际上是童子军的课程。因为示范的教具不够，峨和吴家馨在一旁等。她们坐在台阶上，望着地下的野花，各自想着心事。太阳落山了，暮色中走来一个人，膀臂健壮，步履有力，走到她们身旁站住，原来是严颖书。“你们也来了。”他说普通

那，像有点作风。峨看着书，不作声。家馨说：“你也来了。”“我们力气大，另有一个担架队。教具太少，没有组织好。应该多联系几个部门，动员不够广泛。”颖书评论。他去年加入了三青团。入团宗旨是抗日救国，团员们一起学习三民主义，一起读书游玩，也很有向上的精神。有几个颖书的同学走过来，几句话后，唱起歌来。歌词是这样的：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、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这是《礼记·运篇》中的词句，表现了人们从古便有的理想。理想总是美好的，只是调子唱起来有些古怪。何曼招手要她们过去，轮到她们实习了，颖书等也跟过来。一个男生说：“下个月有人要到海埂露营，你们也去才好。”他说“有人”指的是三青团。何曼对峨等摇头，俨然以女生代表的口吻说：“我们不去，我们下月有读书会。”他们现在读的书是《大众哲学》。颖书等自去他们的担架队。峨等继续实习。这次包扎的是足部，一时间一片白的头变成白的脚。天色渐暗，白色更加鲜明。有人拿了汽灯来，挂在树上，然后站在树下讲话。他说，对付空袭，一条是疏散，一条是救护。前者预防伤亡，后者减少死亡，他感谢大家为抗战出力，并希望大家好好练习，这很重要。“更重要的怎么说！”何曼声音相当大，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空军，保护自己的领空！”“是呀，是呀。”吴家馨等附和。这本是极浅显的道理，小娃都早就认识了的。可是只有道理有何用！训练结束了，颖书等又走过来和峨等一起走回学校。路上展开一场争辩。颖书说，需要空军是明摆着的事，问题是国家太弱，一时强大不起来。这也不能怪谁，这是因为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以后的军阀混战，没有力量建设国防。“并不是怪谁，”何曼平和地说，“疏散、救护当然重要，我不过想到有空军保护更重要。”颖书道：“荒废的时间，耽误的事得我们补出来。”何曼沉思说：“目标常常是一致的，问题是办法不一样，走的路不一样。”大家不说话。一个男生忽道：“我们唱的歌是天下大同的理想，应该有很多不同的路去实现。”“从不同到同。”峨说了一句。经过翠湖，颖书对峨说：“母亲她们在安宁很安逸，放假了，你和表妹们何不到安宁住几天？”峨不作声。翠湖的堤岸对于同学们来说已是太熟悉了，水中的桥影、树影在夜光中又清晰又模糊。峨回到宿舍，在大门洞里，看见两个人坐在墙边椅上，他们像寻得了失去的宝物一样，向她迎过来。那是她的父母！她有些矜持，唤了一声“爹爹，娘”便站住了。三人默默地站了一会，都觉喉头哽咽。峨低声说：“娘怎么也来了。”碧初确实很累，微微喘气。因门洞里人来人往，只商量好峨一放假便回家，峨不再多说，低着头走开了。

第四章（6）第三节毕业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，对于澹台玠来说，这真是不平常的一天。早上七点钟，大学举行毕业典礼。天很明亮，孩子觉得这一天天亮得特别早。到了操场上听见别的同学也在说：“天这么早就亮了。”“大概是因为你没睡着。”有人回道。同学们按系排列，大家有完成学业的欢喜，又有走向社会的不安，更有对时局的担心。年轻的脸上都有些兴奋。他们要走上人生的新路程了。他们互相招呼，大声说话，可能以后再也见不着了，且多说几句。孩子杂在同学中间，穿一件竹布旗袍，淡蓝色短袖薄毛衣，白鞋白袜，这是她考虑了好几天才选定的。衣服简单朴素，穿在她身上凸凹分明。还是引人多看两眼。外文系在经济系旁边。仇欣雷离得不远。他问孩子到哪儿做事，孩子说：“没想好呢！”因问仇欣雷到哪儿。仇欣雷说有几个事情等他挑，大概要到重庆去。这时一个同学低声说：“原来你认得大小姐呀！”孩子听见也不在意。典礼由萧澈主持，他的话很简单，然后宣布毕业名单，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同学们都在心里暗暗答应一声：“到！”也有人答出声音来，在肃静的操场上传得很远。读到澹台玠三个字时，她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。要出现在抗战救国的岗位上，她觉得自己真有几份了不起。名单宣布完了，秦校长开始讲话，说：“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了，欧战爆发也已一年了。形势是严峻的，我们看不出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。你们是抗战以后的第三届毕业生。前两届学生多在抗日救国的事业中做出了贡献。我相信你们也会是母校的光荣。母校将永远为你们骄傲。”秦校长沉着有力的声音撞击着每个同学的心。典礼安排在清晨，为的是避开经常的空袭时间，但是今天很特别，秦校长刚刚讲完话，就有一阵低语的波浪从人群中涌到主席台前，“挂球了！”“挂球了！”远处五华山上果然出现了血滴般的红球。秦校长扶扶眼镜，幽默地说：“看来敌机也知道诸位今天毕业，想来联系一下。”按照惯例，学校到空袭警报的汽笛响时才疏散。几位先生交换意见后，免去几个讲话，宣布肃立默哀，那是为了参加战地服务牺牲的三个同学，最后由孟樾代表全体教师讲话。大家凝神来听老师们对自己的嘱托。“同学们，”弗之刚开始说话，空袭警报响了。弗之看看秦、萧两先生，随即果断地说：“我的话今天不讲了，在诸位离校前，我们还可以有自由参加的讲演会。现在我祝大家在工作中尽伦尽职，前途无量。”萧澈走上前说：“我们不得不散会了，诸位的毕业典礼是在警报声中结束的，我想谁也不会忘记。现在我们唱校歌！”“自强！自强！行健不息需自强！自强！自强！行健不息需自强！”校歌的最后两句音调十分高亢，年轻的声音汇集成响遏行云的英雄歌声，压倒了凄厉的警报声。子蔚宣布典礼结束。大家慢慢地离开操场，向校舍后山坡走去。孩子和同学在一起，看见何曼在前面，几个同学正听她讲一本新书。这时卫葑就在不远处，走过来向她祝贺。孩子说：“毕业即失业，没饭吃了。”卫葑说：“孩子小姐会失业？岂不是奇闻？”孩子想要扮个鬼脸，脸上显出的却是嫣然一笑。卫葑不再搭话，走向何曼，和同学们谈论着那本书，一路走了。孩子有些不快，略一迟疑，不跑警报了，转身往住处走去。几个同学招呼她：“澹台玠你怎么往城里走？”还有两个

同学跟上来，孩子摇摇手，她要自己静一静。街旁的小店还没有开门，在警报声中，只听得各家大呼小叫，督促起身，一会儿，三三两两往城外走，倒是不用再关门。孩子一路想着卫葑的神色，觉得他很不可解，不知凌雪妍对他有多少了解，她太简单，卫葑是太复杂了。

“可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。”她用手帕轻轻扇着自己，像要扇走这些念头，“真有关系的是保罗。保罗姓麦多可笑。”这一年多来，孩子和保罗的感情大有发展，已到可以论婚嫁的地步，孩子和母亲说心腹话的时候，便把保罗作为一个候选人。那时一般家庭还不能接受一个外国人。绛初夫妇比较开明，并不以种族为嫌，又得知保罗的父亲虽是穷牧师，祖父却很富有，便觉得可以考虑。小巷曲曲折折，前面的路谁知道呢。宝珠巷内孩子的小窝又是一番景象。房间在楼上，很校一张蜡染粗布幔子从房顶垂下，遮住两面墙。一张小床罩着同样花色的床罩。三四个玩偶挤在墙角，拥着一个站在矮几上的洋娃娃，她金发碧眼，穿着藕荷色的短裙，举着胖胖的小手，似乎在观察什么，十分可爱。孩子进得门来，先拉拉洋娃娃的小手，对她说：“我毕业了，可是还没有吃早饭呢！”随即冲了一杯奶粉，坐在窗前，慢慢呷着。牛奶太烫了，她走到廊子上，倚栏看着一株梨树。梨树枝繁叶茂，小小的果实刚显形状，挂满枝头。不知为什么，卫葑的身影又在眼前闪过，“怎么又想起他！真是莫名其妙。”过了一阵，解除警报响了，房东家的人议论，今天怎么这么快，大概是敌机拐弯了。院门“呀”地一声开了，走进来一位和洋娃娃一样的金发碧眼的年轻人。他走过院子，向上吹了一声口哨。“保罗！”孩子向楼下招手。人进来了，带着光亮的笑容和一束玫瑰花。“九朵花，祝贺鹏程万里。”保罗献上花，特别说明数字。他知道“九”是中国最大的数字，随即是面颊上的一吻，这已是他们通行的礼节了。保罗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没有跑警报。”孩子笑笑不答，让保罗在椅子上坐了，说：“同学们毕业都变化很大，好些人离开昆明，不知会遇到怎样的生活。”“只有澹台小姐不搬家。”保罗笑说，看着坐在蜡染布床罩上的孩子，觉得她真是光彩照人。孩子已找好工作，因她中英文都能流利应用，曾有几个选择。一个是美国驻昆明领事馆，他们认为孩子一定会工作得很出色，曾多次劝说，但她不愿和保罗在同一机构，没有应允。重庆有两个部门要人，绛初夫妇很希望她去，她不愿离开昆明，也不应允。选定的事有些迂腐，是在云南省府里的一个处做翻译工作。大家心照不宣，暗地里都以为这不过是孩子闹着玩。其实她倒是认真的。“人人都要为抗战出力，这是我的宗旨。”她又加一句，“好报那刺刀割衣之仇。”孩子说：“本来每天往西走上课，以后每天往东走上班就是了。”“对宝珠巷来说，省府在东面，对中国来说，美国在地球那一面，你不往东，不往西，最后要到对面。”保罗说。随他到美国去，这是保罗多次暗示过的，他总没有找到他认为足够庄重的机会正式提出。今天，孩子毕业；地点，在这艳丽的小窝。他走出了暗示，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光亮指引着，站起身一步就跨到了门外，然后又转身跨回来，他站在孩子面前郑重地用英语发问：“澹台孩，你愿意嫁我吗？”随即又用中文说了同样的话。孩子早就预料到保罗会提出，有时甚至奇怪他为什么还不提出。这时听见他的话很是感动。她其实早就在等这句话了。她沉吟了一下，郑重地望着保罗，说：“我想一想，从地球的这一面到那一面去是件大事。人不是要倒过来了吗？”说着两人都笑了。“我知道你要和家里人商量。”保罗说，“其实我们也是很尊重父母的意见的。”“你已问过父母了？”“当然。”保罗说，“他们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，我在昆明找到你，一个黑头发的中国人。”保罗拉住孩子的手说，“你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吗？”“大观楼跑警报的夜晚，在湖水旁边。”保罗一下子把孩子抱起，在房中转了个圈，大声说：“真聪明，太聪明了！”孩子挣扎着下地，把手指放在唇边，意思是不准吵闹。

---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[leisun@firstlight.cn](mailto:leisun@firstlight.cn)

